



元宵遇上灑紅節

□曾偉強

對於小精靈訓練員小智和他的拍檔皮卡超來說，旅行，就是修行！但對在下來說，旅行，畢竟就是旅行，是一次長知識，廣見聞，暫時放下「自大無知者」的外衣，自我提升的機會。有幸踏上人家的土地，便應從謙卑出發，領會別國的歷史文化，欣賞當地的風土民情，細味民衆的日常飲食。

不過，對於一般遊客而言，旅行，也許就是吃喝購物，拍個照、賺個「讚」。尤其是團隊遊客，身處何地，亦可能不甚了了。有一位團友，站在普希卡湖（Pushkar Lake）湖畔，卻問「我們在哪裏？」而另一位團友，則高聲讚「這個人工湖……」印度人視普希卡湖為聖湖。這個湖，來自洪荒，一直與星月同在。

這次重遊印度，與之前兩次不同，不再是背包客，而是跟團，並與玉琴同行。也許是因為在下之前兩次自由行的關係，令她也一直渴望來印度。跟團隊旅遊，當然有不少掣肘，往往未能盡興。但跟團，仍有其好處，亦可以有驚喜。

我們從孟買「印度之門」（Gateway of India）進入印度，走訪白色、藍色和粉紅三個城市。最後由新德里「印度門」（India Gate）離開。由於從藍色城市久德浦爾（Jodhpur）到粉紅城市齋浦爾（Jaipur）路程較遠，團隊便在普希卡湖借宿一宵。

身處久德浦爾與齋浦爾之間的普希卡湖，是印度教的聖城，因為這裏有全印度唯一的一座梵天寺。普希卡以普希卡湖為中心，傳說普希卡湖是大梵天將蓮花花瓣灑

落這個沙漠上而形成的，所以才有這座梵天寺。因此，這個普希卡湖和梵天寺，便成為印度教徒朝拜的聖地。印度教徒相信湖水能夠洗去罪孽，淨化心靈，擺脫生死輪迴。

雖然不在行程之內，而旅行社事前亦似乎未有察覺到，但這次卻與灑紅節不期而遇。正是無巧不成話，灑紅節的正日，剛好碰上了元宵。也不知是梵天刻意的安排還是什麼，為兩口子送上了奇妙的祝福。

那個傍晚，一行人到達普希卡。而在路上，導遊已說了不少關於灑紅節的故事。當日沿途所見，街頭巷尾均有售賣七色顏料的攤販。不少民衆已在慶祝，雙手和臉龐都塗上繽紛的色彩。導遊說，「明天（三月二日）是正日，慶祝活動和節日氛圍會進入高潮。」而我們也入鄉隨俗，這兩天，碰頭便送上一聲「灑紅節快樂！」

灑紅節（Holi），直譯為侯麗節，也稱歡悅節、五彩節。捉弄他人和盡情歡樂是灑紅節的精神，也是讓印度人暫時忘卻種姓，打破階級差別的日子。在這個節日裏，較低種姓的人可以將色粉和顏料灑向高種姓的人，而不會被視作冒犯。這個種姓制度，是印度社會超穩定的根本。但也是一種超不平等的制度。問題是，每一代，每一戶，每一個印度人，都深信這個制度，任何挑戰種姓制的人，都被視為反社會。而違反種姓制度的人，會被家法視為恥辱。

至於灑紅節的來由，導遊說，從前有一個名叫金床的國王，因為修

行得到金剛不壞之身，便心生驕傲，命令臣民只可崇拜他，不許信奉毗濕奴。但他的兒子鉢羅訶羅陀卻堅持敬奉毗濕奴。金床無法改變兒子的想法，竟指使自己的妹妹侯麗卡（Holika）殺死王子。由於侯麗卡有一件避火斗篷，便誘騙王子和自己同坐火中。但在熊熊大火中，避火斗篷突然飛起，罩在王子身上，侯麗卡便被當場燒死。原來這是毗濕奴施的法。人們便將七種顏色的水灑向王子以示慶賀。不過，既然侯麗卡是邪惡的，為何這個節日又採用她的名字呢？畢竟，印度實在有太多不解之謎！

三月二日清晨，在酒店房間的小陽台，從太陽升起的方向，遙賞普希卡湖，粼粼湖水泛著微微金光，點點水鳥在穿梭，傳來抑揚的鳴叫。這頓早點，回味無窮。而在離開普希卡之前，導遊和酒店特別安排了鼓手和多種色粉，在酒店外的空曠地方，讓這一團旅客親身感受灑紅節的「威力」。

導遊事前還刻意提示，可以換一件舊衣，一旦掛彩了，棄之亦不可惜。衆人也在鼓樂和導遊的帶領下，暫時忘卻連日的勞累，放下了身段，享受這異地節慶帶來的歡樂時光。團友們戰戰兢兢地步出酒店，卻漸漸隨著鼓聲忘形地手舞足蹈，樂不可支。回來時滿臉粉色，一身斑斕。當然，導遊也預留了充足時間讓團友們洗澡更衣，再出發前往齋浦爾。

在驅車前往齋浦爾途中所見，不論是橫街弄巷，還是通衢大道，不少民衆都全情投入節日的氛圍。尤其是年輕人，他們三五成群，甚或聯群結隊，滿身繽紛，臉上呈現歡躍的色彩；還向我們揮手致意，似是邀請旅巴上的異鄉人一起分享這份歡悅。

灑紅節是印度人和印度教的重要節日，也是印度傳統新年，定於每年印度教曆十二月的月圓日。而今年（二〇一八年）的這個月圓日，正好是三月二日，農曆的正月十五，也就是元宵。

正月是農曆的元月，古人稱夜為宵，所以正月十五為元宵。這個夜，是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，象徵一元復始，大地回春。古人加以慶祝，也是慶賀新春的延續。在漢文帝時，已將正月十五定為元宵節。到了漢武帝時期，則將太一神的祭祀活動，定於正月十五。

灑紅節有神話傳說，元宵當然也有相關的神話。相傳在很久以前，惡禽猛獸很多，四處傷害人畜，人們便組織起來對付他們。有一隻神鳥因為迷路而降落人間，卻意外地被獵人射死了。天帝知道後十分震怒，下令天兵於正月十五日到人間放火，把人畜財產全部燒光。

不過，天帝的女兒不忍看到百姓無辜受難，便偷偷來到人間，把這個消息告訴人們。衆人得到消息後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最後一個老頭出了個主意。就在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這三天，每家每戶都張燈結綵、燃放爆竹煙火。讓天帝以為人間被燒光。果然，到了這幾天晚上，天帝低頭一看，發覺人間一片紅光，響聲震天，連續三晚都是如此，便以為是大火燃燒的火焰，怒火也就消了。從此每年正月十五，家家戶戶都懸掛綵燈，燃放煙火來紀念這個日子。

話說回來，當天傍晚到達齋浦爾，兩口子交換了一個眼神，盤算着晚飯後外出散步，看一看齋浦爾的圓月。畢竟這一天是元宵！酒店雖離市集較遠，但地點亦不算偏僻，門外便是大馬路，也有天橋，交通亦頗繁忙。我們順着酒店外的大路走，不時舉頭探看，誰知此刻的明月，不在頭頂，而是在離水平不遠之處，剛好高於酒店一點。原來，不僅西方的月亮特別圓，印度的月亮也特別大。

正是「有燈無月不娛人，有月無燈不算春。」雖然沒有花燈，但仍有街燈，也稱得上「春到人間人似玉，燈燒月下

月如銀」。際此「燈樹千光照，明月逐人來」，這一刻，「驀然回首」，一切都那麼圓滿。

常言道，到印度而不遊泰姬陵（Taj Mahal），等於沒有到過印度。事實是，印度實在太大，到印度真的未必會到泰姬陵。但團隊遊，卻十之八九必遊泰姬陵。而這次行程的另一個驚喜，是到泰姬陵賞日出。然而，泰姬陵這個中文譯名，卻是個美麗的誤會。「Taj」是皇冠，「Mahal」原意是皇宮。字面的意思，是「宮殿的皇冠」。但文字背後的意思，則是「思念瑪哈」。

蒙黛詩瑪哈（Mumtaz Mahal）是蒙兀兒第五代皇帝沙賈汗對他的皇后的呢稱，意即「我宮殿中的蒙黛詩」。沙賈汗與皇后瑪哈結婚十九年，育有十四名兒女。瑪哈在第十四次分娩時難產而死。沙賈汗痛心至極，答應了垂死的瑪哈三個要求。第一個要求，便是建造一座世上最美的陵寢。

無疑，沙賈汗為瑪哈償了夙願，也圓了自己的一個夢，建成了泰戈爾筆下的「永恆的淚珠」，印證這一段不朽的愛情。然而，沙賈汗動用了印度、中亞細亞等地以千百計的工匠、建築師、設計師，花了二十二年，掏空國庫。最終皇權被篡奪，晚年被囚於與泰姬陵一河之隔的阿格拉堡，孤獨終老。

那個清早，天還未亮，風亦頗大，我們便出發前往泰姬陵。到了陵園，發現已出現了看不見龍尾，等候進陵的人潮。這時天色漸明，心想應已看不到太陽升起來的光景。但原來，導遊說的「日出」，指的是晨光第一線，灑在純白的大理石上，迸發光芒，呈現出金光燦燦，熠熠閃閃的泰姬陵。原來，泰姬陵真的很美！兩口子漫步陵園，寧謐舒泰，自在安詳。這一刹，償了一個願，圓了一個夢。足以為此行畫上完美的句號。

· 曾偉強

香港詩人，作家。著有《想飛》、《藍巴勒隨筆》、《吐露港的星空》等。



生活記層

對聯

□南翔

戊戌之狗年，小區大門口貼了一幅碩大的對聯：上聯：新春新喜新世紀，下聯：大順大財大吉利。此對聯有如下問題，一是，新世紀的「紀」與大吉利的「利」都是仄聲，對聯最要緊的是尾字必須平仄相對，既不能是兩個平聲字，也不能是兩個仄聲字；再，一個世紀是百年，「新世紀」用於新的一年也不妥；三則「大財」也不大好，俗氣。試改如下：新枝新花新氣象，大順大福大吉祥。枝與花，上聯景物具象，下聯則抽象一些，「福」是入聲字，故與平聲的「花」可對。

據說，1934年，國學大師、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教授主持清華大學入學考試，在國文試卷多加了一道對聯題，出聯是「孫行者」。此題令一千考生大感意外，不少考生胡對一通，有對「豬八戒」的，有對「唐三藏」的，甚至有人一氣之下對了個「王八蛋」。一位考生對了個「胡適之」，得了滿分。胡適之即胡適，當時是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，此對中，「胡」對「孫」為諧音借對，暗指「猢猻」。還有一個對「王引之」的，也得了高分。王引之，清代乾嘉年間的著名學者，高郵人，與其父王念孫世稱「高郵王氏父子」。有傳，

陳寅恪心存的方案是「祖沖之」，這副對聯是「孫行者；祖沖之」。

由之我想到另一位祖籍高郵的當代作家汪曾祺，1989年底在安徽《清明》召開創刊十周年座談會，第一次見到汪先生，他回到北京就寄來兩本他的著作《蒲橋集》、《汪曾祺自選集》，且客氣地題上：南翔同志正之。令後生小子惶遽而恭敬。汪先生是一個性情中人，見他談過，以前開一些枯燥無聊的會議，一撥兒文化人在座下用人名做對子，譬如老舍就做過：「伏園菊幽隱，老舍黃藥眠」。四個文化人的名字，對得很工整，很有畫面感。

陳寅恪考試出對一事，也遭受過譏評，指其復古。陳寅恪出來答辯說，做對子最易測試學生對中文的理解程度。一副對聯寥寥數字，但已包含有關詞性的知識，以及平仄虛實的運用。對此說我深以為然！想起舊時讀書人，幾年下來，文章功底高過我們如今的高中甚至大學生。我在大學從教三十多年，痛感中文系研究生寫不通文章的比比皆是。我給中小學教師講座，有問如何盡快學寫文章，是否有捷途？答曰：起碼從小學高年級開始，可以學做對子。

· 南翔

本名相南翔，教授，一級作家，作品在北京、上海等地獲獎20多個，短篇小說《綠皮車》《老桂家的魚》《特工》《檀香插》分別登上2012年、2013年、2015和2017年「中國小說排行榜」。

古老人文智慧與現代科技的交融

——簡評《孔夫子與機器人》

□歐陽德彬

《孔夫子與機器人》一書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文化視角，可以讓我們領略法國學者常博逸眼中的中國傳統文化，同時引起對未來世界的關注與思考。橫看成嶺側成峰，從不同的視角看，自然別有有趣味。

在常博逸眼中，《三藏遊記》中的妖魔是各種機器人，比如紅孩兒是擅長噴火的機器，可以啟動無人機式的戰車，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序，在洞穴周圍噴出火焰。這顯然是西方的科技文明視角，給中國讀者耳目一新的感覺。他作為一名商業公司總裁和中國傳統文化愛好者，擅長從孔夫子的聖言中思悟企業管理之道，深信儒家思想能夠指引生命的方向。

可以看出，常博逸的這本書將古老的東方智慧與現代科技交融在一起，東西方文化和諧並存，這也給我們以啟發。隨着歷史的演進，各種異質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，每個人都是「地球村」的世界公民，狹隘民族主義終會因失去現實土壤而式微。這本書也反映出作者對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態度。當然，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和文化融合並非一味盲信，而要去偽存真。如果矯枉過正，文化糟粕沉渣泛起，也不是好現象。

自動化、數位化和人工智能正在顛覆人們生活、工作、消費與交流的方式。在撲朔迷離的未來世界，人類面臨被



▲《孔夫子與機器人》，海天出版社，二〇一七年六月

機器人奴役和取代的危險，必然歷經種種磨難。在失業的危機中，人類應該如何拯救自己？未來世界的險惡程度絲毫不亞於孔夫子生活的春秋時代，人類應

該居安思危多為未來打算？常博逸在書中拋出這樣的追問。

衆所周知，英國工業革命時期，織布機出現時遭到很多工人抵制。相應地，當機器人大規模出現，佔領人們的工作崗位時，一定會遭到一些人的抵觸，但是，未來的大潮勢不可擋。常博逸認為，我們對工業機器人不能怎麼樣，但對於家庭機器人，必須加以驅逐。否則，人類將被迫陷入孤獨和孤立中。他對中國古老智慧期許很高：在求索的道路上，中式智慧將為我們點亮指路的明燈。
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科幻電影中出現的很多高科技產品，在當下成了司空見慣的日常用品。在近年來的科幻電影《時間规划局》中，富人可以向窮人購買額外的生命，這樣的荒誕情景或許在不遠的將來也會實現。常博逸在這本書裏敲響了警鐘，提醒人類一定要思考未來，而非一味沉浸於虛幻不實的烏托邦理想社會美夢。同時，他呼籲，在重理輕文，經濟分配向科學家和工程師傾斜的當下，人類應該重視繼承和發揚文學和哲學遺產。

· 歐陽德彬

曾在《鐘山》《中國作家》《青年文學》《香港作家》等刊發表小說百萬字。曾獲中國高校徵文小說首獎等。